

李子雲編

中國女性

她們，一個個地，從小說裏走來：溫婉的，
潑辣的，快樂的，哀傷的，端莊的，

不羈的，有的嗚咽飲泣，有的

縱聲狂笑，

有的

無可奈何……



小說選

李子雲編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中國女性小說選

責任編輯 蔡嘉蘋
裝幀設計 洪清淇

書名 中國女性小說選

編者 李子雲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域多利皇后街九號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9 Queen Victoria Street, Hong Kong

印刷 陽光印刷製本廠

香港柴灣安業街三號七樓

版次 一九九一年九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一九九八年四月香港第一版第四次印刷

規格 大三十二開 (137×203mm) 四八〇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0938 · 8

© 1991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目錄

李子雲

她們正在崛起（代序）／ 1

韋君宜

女人／ 11

宗璞

紅豆／ 29

劉真

長長的流水／ 63

張抗抗

夏／ 84

張辛欣

我在哪兒錯過了你／ 110

徐乃建

因為我是三十歲的姑娘／ 144

溫小鈺

寶貝／ 156

喻杉

女大學生宿舍／ 175

張潔	波希米亞花瓶／	200
周彬	心祭／	217
戴晴	不期的潮信／	247
宗璞	核桃樹的悲劇／	272
程瑋	今夜，今夜／	285
張欣	絳紅色的披肩／	297
劉索拉	藍天綠海／	313
劉西鴻	黑森林／	350
陸星兒	一個和一個／	380
陳潔	大河／	396
孫惠芬	變調／	419
遲子建	北國一片蒼茫／	438
丁小琦	馬蘭花，馬蘭花／	457

她們正在崛起（代序）

李子雲

在編選這本集子時，我為它規定了一個範圍，即只選取女作家表現婦女生活的那一部分作品。

當然，大陸女作家筆下所表現的題材範圍，並不局限於婦女的生活，女性的感受和心理狀態等等。在這一點上，大陸女作家與台灣、香港女作家有所不同。除了極少數人之外，大部分台、港女作家都是根據女性的體驗來進行寫作的。她們的作品大都以愛情、婚姻、家庭成員之間的糾葛為題材，直接抒發為妻為母的苦惱、歡樂與種種心理活動，她們很少關注更廣闊的社會現實。

大陸女作家則不然。她們的眼光和筆觸不僅不局限於女性的特殊感受，而且，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凡寫知識女性的感情、心理狀態的作品都受到排斥。三十年代以來，左翼文學提倡寫社會、寫人生，鼓勵作家表現工人、農民等底層羣衆的生活，鼓勵作家寫階級鬥爭和連綿不斷的民族戰爭及國內戰爭。特別是自一九四二年之後，作家在題材方面所受到的限制更

趨嚴重，由提倡寫工農兵及其「戰鬥」生活變為只能取材於工農兵，鼓勵變成了規定。凡違規者必加批判。男作家的寫作範圍固然受到限制，而女作家的筆所受到的束縛就更大。以寫《莎菲女士日記》著名的丁玲，後來也只好改弦更張去寫反映土地改革的《太陽照在桑乾河上》了。自此之後，左翼女作家們在作品中自覺地掩蓋起自己女性的特點。無論在取材角度、題材處理方面，還是在表達方式上，都竭力與男作家取齊。以致產生了一種「中性」的態度。這種狀況一直延續到一九四九年之後。女作家長期習慣於這種表現方式，於是，抹煞女性特點成為大陸女作家創作的一種傳統。這一傳統至今對於女作家創作仍有一定的影響。

這一傳統的形成和延續，除去文藝政策方面的原因之外，還有社會方面的原因。那就是由於中國左翼運動一向強調男女平等，不僅主張婦女參加工作，實行同工同酬，而且認為無論是重體力勞動還是高技術工作，婦女均可參加。知識婦女鮮有賦閒家居的。因此，一些有見識的婦女，其中當然包括女作家所關注的問題，就並不局限於婚姻、家庭等等個人私事了。她們與男作家一樣，也關心政治，具有社會責任感。

直到一九七八年以後，這一傳統仍在女作家創作中得到表現。比如，自一九七八年以來，在大陸發表的一些由於觸及到重大社會問題而轟動一時的小說中，不少方面的題材是由女作家首先開掘的。其中如，在「傷痕文學」○高潮之後，一些作家開始探索發生「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的歷史原因，開始批判幾十年來貫串大陸政治生活中的一條又粗又長的極「左」路線。這時，在抗日戰爭時期參加軍隊的茹志鵲和劉真，幾乎是同時發表了《剪輯錯

○「傷痕文學」，指反映「文化大革命」在人們身上留下的傷痕。

了的故事》和《黑旗》。她們不約而同地反映了一九五八年所謂「大躍進運動」給農村基本羣衆帶來的嚴重傷害。這兩篇小說，是對這段歷史進行反思的發端。又如，最早反映大陸知識分子貧賤不能移的操守和艱窘困苦的物质生活條件的則是譚容的《人到中年》和戴晴的《盼》。在大陸剛剛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時刻，張潔和張辛欣立即做出了反應。張潔的《沉重的翅膀》表現了經濟起飛的重重困難。張辛欣的《北京人》則以口述實錄文體描述了一百多個從事不同行業的普通人對於改革開放的態度和看法。這些作品不僅在題材上領先一步，而且在讀者中產生了強烈影響。

從一九七八年以後，隨着對於左傾政治路線的清算，文藝政策也不斷地被調整，各種約束逐步被解除。作者的創作自由逐步擴大。於是，在題材選擇和藝術處理等方面長期存在的整齊劃一的局面被打破了。在部分女作家的筆下開始出現具有女性特點的作品，在此之前的女作家與男作家作品的區別，至多只在於女作家的筆觸比較細膩，在某些場合下，她們會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一些兒女情長的感情。這時，一些女作家（當然還有個別男作家）開始注意婦女所面對的一些特殊的問題。張抗抗的《愛的權利》、張潔的《愛，是不能忘記的》和張辛欣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可以用這幾篇小說的題目概括她們當時思考的主要內容。不論當時表現這類題材的某些作品在技巧上如何幼稚，在表現感情方面顯得如何誇張，但是，它們涉及了一個重要的問題，那就是中國大陸仍然是一個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在許多問題上，男女之間仍然存在事實上的不平等。《愛，是不能忘記的》所觸及的是一個古老但在大陸卻仍非常現實的問題：沒有愛情的夫婦是否可以離婚？失去配偶的妻子是否可以再婚？儘管從法律條文來看，答覆是肯定的，但是傳統的道德規範、社會輿論都對這種行為施以巨大

的壓力。西方與香港的讀者對於這種狀況也許感到不可思議，不過，我想台灣的讀者大概還可能理解。在台灣的閉塞的農村小鎮中，這種封建思想可能也仍殘留未去。《在同一地平線上》在男女平等的問題上，所涉及的範圍就更寬闊一些。雖然法律與制度保證了人人就業，男女同工同酬，但是對於有事業心的婦女來說，在自己的事業發展與家庭主婦「職責」之間出現尖銳的矛盾，絕非個別情況，而且有時幾乎是不能兩全的。儘管小說中表現了某種過激情緒，但是在文學作品中以直截了當的形式提出在事業發展上夫妻是否應該處於平等地位的問題，《在同一地平線上》畢竟是第一篇。

這幾篇小說在藝術上各有其成敗得失，但它們在大陸文學的題材上打開了一個封閉已久的領域。不過，非常有意思的是，個別女作家至今仍不承認存在這樣一個特殊的題材領域，也不承認在一般社會問題之外，還存在特殊的婦女問題。其中甚至有人認為，男女平等在全世界範圍內已成事實。反抗封建壓迫，呼籲婦女解放和個性自由，要求婦女主宰自己命運，屬於十八、十九世紀文學的主題。現在的女作家已經到了用人的眼光而不是用女性的眼光來觀察並反映所有人的行為和活動的階段。我認為女作家可以不表現這類題材，但是不承認存在這個特殊題材領域的觀點是不符合現實狀況的。它既不符合社會現實也不符合文學現實狀況。我並不是女權主義者。我並不贊成諸如以女性的觀點重新改寫歷史、組合社會等主張。但是，現在在世界範圍內仍存在事實上的男女不平等，這是不容迴避的事實。西方婦女雖已擺脫了封建道德的束縛，但從總體上來說，她們並未取得經濟上、社會地位上的完全的平等。她們現在仍在為爭取與男子有同等的就業權利（包括在各種機構中佔據一定比例的領導職務）、男女同工同酬，以及在家庭中男女雙方合理負擔家務而奮鬥。在中國大陸，城市婦

女的就業問題，雖已在終身鐵飯碗制度的保證下，得到了解決，但是，這兩年來，隨着人事體制的改革，從大學畢業分配到一般的勞動就業，陸續打破了過去由國家統一分配安排的做法，而逐步採取擇優錄取、定期聘用的辦法。於是，幾十年來依靠制度保證的婦女全面就業的狀況將不可能繼續保持不變，部分城市中的婦女必將失業，從而喪失自己獨立的經濟地位。更何況，身處大中城市以外的閉塞的內地和偏僻的邊遠地區的婦女，一直處於對男子的人身依附狀態。即使是生活於大中城市之中的婦女，也並沒有完全擺脫某些封建禮教的影響。因此，認為在中國已不存在婦女問題和懷疑文學作品表現婦女問題的意義，似乎為時過早。事實上，以小說來反映婦女真實處境不僅尚未過時，而且是不太容易的事。在中國大陸實行了幾十年的文藝政策，曾從很多方面對於表現婦女現狀的作品進行壓制。一九四二年丁玲發表了為延安婦女幹部所受到的不合理的待遇鳴不平的《三八婦女節有感》，結果遭到口誅筆伐，甚至由此引起一場文藝整風。一九五六年宗璞的《紅豆》因為寫了一個女大學生由於和所愛男子在政治態度和意識形態上存在嚴重分歧而導致愛情破裂的心理過程，被指為「毒草」。劉真發表於一九六二年的《長長的流水》，不過以同情的筆調敘述了一個因病致殘的軍隊婦女幹部的遭遇，也以「調子低沉」受到批判。即使在一九七八年之後，表現這類題材的作品問世，也非一帆風順。《愛，是不能忘記的》、《在同一地平線上》、張抗抗的《北極光》和稍後問世的，以極其激越的情緒控訴了四位工作成績優秀的婦女在社會上和家庭生活中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的《方舟》，無不引起了爭論。只是由於這時大陸政策逐步趨向開明，才未釀成作家封筆，作品被查禁的事件。這些現象說明，婦女問題和作家反映婦女現狀的作品仍應予以關注。

雖然存在這樣一些議論，近來，還是出現了不少反映婦女所面臨的種種問題的作品。不過，某些作家或評論家認為，這種題材過於古老，具有現代意識的作家應該轉向探索「婦女或人的自我意識」，而這「自我意識」主要是指關於性愛的意識。於是，出現了一些女主人公對於現存的婚姻、家庭關係感到不滿，但在解脫了婚姻羈絆之後仍然感到知音難覓、愛情無以寄託的徬徨心情的作品。這些女主人公在「戀愛」中感到無聊，但生活中一旦沒有「愛情」又感到空虛和無所適從，於是永無止休地糾纏於既不能愛，又不能不愛的苦惱之中。另外，還有女作家轉而分析女性的性心理。在這類作品中，又有很大一部分排除了各種社會因素，將「性」還原為生物的原始本能加以表現。愛情（性愛）一向被認為是文學的一個永恆主題。這一方面是因為愛情、性愛是人性的一個重要方面，另一方面，男女之間的愛情，包括性的關係，也是一種社會關係。這種關係與社會發展的階段和人的文化程度相應。在不同的階段，人們對於愛情的內容也具有不同的要求。因此，我認為，上述兩類作品都帶有一種對於長期壓制人性的封建思想叛逆的性質。但是，在這種叛逆行為中，多少也存在著某種令人不能完全加以讚賞的成份。如果企圖用一句簡單的話對它加以概括，也許可以說其中流露出了某種程度的貴族化傾向。

對於前一類作品來說，所以認為它們在精神上流露了某種貴族化傾向，是因為對於當前中國大陸社會現狀來講，主人公對於愛情、婚姻的態度與理解處於一種超前狀態。目前在中國大陸這塊土地上，爭取溫飽的小康生活條件還是大多數人的奮鬥目標和注意力的焦點。人們對於愛情、婚姻的理解不能不與這一目標發生聯繫。那種擺脫一切世俗物質條件來考慮的「純粹」的愛情，在當前還是一種「奢侈品」。當然，作為社會的先行者的文學家，可能敏

感地意識到物質條件已相當富裕的西方人在愛情方面所面對的問題即將出現在中國大陸，但那畢竟還是將來的事情。至於後一類作品，除了表現了對於人的某些原始本能的欣賞或崇拜之外，有時對於某些閉塞落後地區人們的性愛關係，還居高臨下地流露出一種悲憫的態度。當然，他們的性愛關係在形式上比較粗糙，不及文化程度較高的人那樣精緻細膩，但是，在那粗糙的形式下仍舊存在着淳樸的、本能以外的感情。忽視這一點，無疑是一種輕視小人物的感情的傾向。

當然，我講這些，絕對沒有否定這幾年來大陸女作家創作成就的意思。我曾屢次為文推崇她們的成就，肯定她們的某些作品在中國文壇所起的先鋒作用。只是，我感到在某些作品中出現了這種值得注意的傾向。這也許是作家擺脫了重重束縛、獲得表現自由之後不可避免的狀況。

就在部分作家當中出現這種傾向的時候，我發現，另有一些女作家正在悄悄地崛起。這是一些年紀更輕的女作家。她們從事着各種各樣的普通職業，其中還有人身居內地或邊遠地區。她們與身處基層、甚至社會底層的婦女有直接的聯繫。這使她們具有反映這些婦女目前狀況的有利條件。她們不像當年的丁玲，而更像其後的蕭紅。這也是十分自然的事。在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中，首先能夠站出來傾訴自己的不幸、具有反叛精神的，當然是大城市裡的、受過較高教育的莎菲女士們，而不可能是呼蘭河畔的勞苦的女兒們。近期女作家創作的發展過程，似乎與當年從丁玲到蕭紅的出現過程有某些相似之處。當然，並不是一種簡單的重複。一九七八年以來，首批拿起筆來的女作家，除去「文革」之前開始寫作的之外，大部分是成長於大城市的年青人。首先出現於她們筆下的多是她們個人的經歷、感受和所思考的

問題。在被「文革」所破壞的教育制度恢復正常狀態之後，新的作家才可能在大陸的內地及邊遠地區出現。這兩年，大陸文學在不斷掀起高潮之後進入相對平靜的狀態。女作家創作也不例外。儘管如此，讀者如果稍加注意，就可發現在有些文學刊物上，仍有一些新的名字出現。除去生活於大城市的新作者方方、陳潔、池莉已開始爲人注意之外，其他如遲子建、孫惠芬、丁小琦等，讀者還感到陌生。不過，她們的作品大半都實實在在地表現了八十年代中國大陸普通的人，特別是普通的婦女的生活現狀，以及這些普通的婦女在國家施行改革開放政策之後在事業、婚姻方面所遇到的新問題。她們描繪了以無數令人煩惱的瑣事所組成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圖景（《煩惱人生》、《風景》），表現了有時人與人之間難於相互理解，有如相隔一條既寬且深的大河（《大河》）。她們還描寫了今天在精神上仍處於沉睡狀態的北國邊陲的婦女（《北國一片蒼茫》、《沉睡的大固其固》）。在技巧上某些作品也許還不夠精緻，但是它們都有一股生氣。它們沒有脫離產生它們的這塊土地。這些作品中的主人公既沒有奢侈到糾纏於沒有來由的煩悶與空虛感，她們還無暇臨風流淚顧影自憐。另外一類作品中的主人公，也沒有被描寫成渾渾噩噩的人。她們有七情六慾、喜怒哀樂，有個性，有對於生活的嚮往。儘管這些願望平時受到壓抑，而一旦覺醒的時候，她們可以不惜以生命爲代價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前些年我曾爲最早出現的女作家表現女性特點的作品所感動，今天，我又被這些初露頭角還不廣爲人知的女作家的作品所吸引。

於是，在這本選集中，我既選了一些業已蜚聲海內外的名家的作品，也選了幾篇初登文壇的值得注意的新人之作。我所選取的作品的內容都圍繞着一個主題，即表現一九四九年之

後中國大陸不同類型婦女的命運。一九六六年之前的我選了三篇。它們在反映中國婦女的生
活狀況和變化方面起了承前啟後的作用，可以與三、四十年代的同類題材的作品相銜接。一
九七六年之後出現的這類作品中，有代表性的不少是中篇。這就不是一本選集所能包容得了
的。考慮再三，對於中篇不得不忍痛割愛。待有機會我願再另編一本。

最後還要重複說明一下的是，這部選集所選的作品僅限於表現婦女生活的作品。某些屢
有建樹，但很少採取這類題材的女作家，如謔容等人的作品就不能選入了。對於新起的女作
家，也取同一原則，上面提到的池莉的《煩惱人生》、方方的《風景》以及殘雪等人的作品
也不收入。

順便提及，個別男作家也擅長於表現這類題材，比如以《被愛情遺忘的角落》和《銀杏
樹》聞名的張弦。可惜由於性別的原因，他的作品也不能收入此集了。

一九八八年六月二十七日

女人

韋君宜

林雲和她的丈夫宋誠一起在正舉行着酒會的大廳裡。她想走，老用手戳他，但是他卻老是低聲說：「再等等，再等等。」這一陣，越到曲終越悠揚的音樂，像東方剛亮時候的羣鶯一樣啼叫得起勁。他們兩人正在門邊嘖嘖咕咕，對面忽然來了一個人和他們打招呼。這是王局長，林雲隔兩層的上級，宋誠的熟人。他從背後拍了宋誠的肩膀一下，就來和林雲握手，還微微彎了彎腰，他要邀請林雲跳舞，一聽他倆的爭議，他馬上就說：「林雲要走？那容易！容易，我送她！你先不走，可以用我的車子送她！」林雲辭謝了半天，他才不提了。卻馬上又轉身找桌子搬椅子，請她坐，回頭又去招呼要飲料。林雲沒法，只好坐下，望着王局長抬起手來給她倒汽水，她心裡卻想起：平時，在局裡要見他一面也不大容易啊！但是今晚在這裡，他可這麼尊重自己。原來自己被人尊重，卻是同宋誠一起在這酒會上，而不是在自己天天辛苦從事的工作崗位上！她對這些事情本來有點敏感，想到這裡，不由得心裡不痛快，就不言語。王局長和宋誠談了幾句話，卻又轉向她，笑容滿面的大聲說：「先告訴你

個好消息，局裡已經決定：最近就把你和馬素同志一起調出了。你們葉落歸根各回本處，你就到宋誠同志那裡去了。這可放心了吧！」

他末一句是打着哈哈向宋誠說的。說完，就站起身要向前和別人打招呼去。林雲可吃了一驚，追上去說：「我還得和您談談！您不用……，上級不用這樣來照顧我。」他卻揮了一揮手，說：「這是組織決定！」匆匆就走進人羣裡去了。她只好坐下來和宋誠辦交涉，她跺着腳責問：「是和你和我們局裡提的？我不是早就說過不要？為什麼你偏要這樣？」

宋誠卻笑着，深深地吸了一口紙烟，慢慢彈彈烟灰，又看着她慢慢的說：「這不也是爲你？怕你累壞了。人家馬素剛到幾天就請求調了，你還不就此一塊兒調了就算了？」——馬素是他的副手李文光的妻，也是熟人。

她連連搖頭，說：「我不！我連知也不知道，你就……」

宋誠看鄰桌的兩個人直扭頭看他倆，連忙把兩手下壓，做個要她不講話的手勢，自己低聲說：「你怎麼不知道？不是早就談過？明明你累，你不行。連星期六回家都有困難，你們機關那些青年還要批評……」

她立刻打斷他，迅速地說：「那沒關係，沒關係，我不能……」

他趕快一隻手搖擺着，一隻手掩着自己的口唇，制止她說話，悄悄地說：「人家聽見了，還吵！你看！」他指指對面，原來正是他們談話裡提到的那個馬素，身上穿得輕飄飄的，腳步也輕快，像一朵游雲似的游了過來。看見了他們夫妻倆，她就遠遠地揚起一隻手，游過來和他倆握手。林雲剛來得及問了她一句：「你要調了嗎？」她把圓圓的下巴一翹，含笑說了一句：「服從決定嘛！」就把身子一扭，又游到大廳中間去了。